

普超三昧經卷第三

殿三

變動品第九

西晉三藏法師竺法護譯

爾時王阿闍世明日早起詣濡首所而稽首
曰供具已辦時至可行賢者大迦葉晨朝風
興著衣持鉢與諸比丘五百人俱欲入舍衛
大城分衛於中路念吾行分衛時如太早寧
可造見濡首童真適設斯念尋便往至則與
濡首言談敘閑演說堅要濡首而謂之曰唯
大迦葉晨何所湊答曰欲行分衛故來諮詢
濡首曰今當就吾食所設饌與眷屬俱吾當
與仁分衛之具迦葉答曰供具已達吾以法
故而來至斯不以食饌又曰迦葉惟當受請
供受二事大法供養飲食之饌亦不擇法亦
不失食迦葉答曰鄙等之舉以用法故絕饌

不食盡其形壽志存於法所以者何不從他人乃能得致如斯法門如從仁者所說正義
又問今者濡首及諸菩薩爲於何食濡首報
曰吾等所食及施與者亦不長益亦不耗減
不動生死不近泥洹亦不超度凡夫之地亦
不證明賢聖之法不越聲聞不捨緣覺吾等
當說彼之所請其布施者亦不淨除惠與所
識不損而益不至解脫於諸經法亦無所興
亦不得法亦無所釋迦葉答曰是爲大施無
極之施已入無本之所致也爾時濡首心自
念言今日入城寧可如佛感動變化應時以
衆神足變動三昧而爲正受適以是定爲正
受時尋即一切於是三千大千世界普悉等
住平若手掌普此佛國其大光明靡不周徧
其在地獄遭苦患者即時休息畜生餓鬼諸

不安者尋獲安隱衆生之類心悉開解無姪怒癡無慳嫉者亦無諛諂無有瞋恚嬌慢之結無所興起亦無熱惱爾時衆生展轉相瞻如父如母覩此三千大千世界六返震動欲行天子色行天子悉來集會供養濡首鼓樂

號三

二

絃歌倡伎百千兩於天華嚴治塗路濡首童真適興斯定從其室宇至于城門自然莊嚴塗路平整既廣且長皆以七寶無央數珍若干校飾自然出現不可計寶化爲寶塗中生蓮華芙蓉莖華充滿煇曠塗上化造珠交露帳而起幢旛繒綵華蓋其塗周帀皆有欄楯轉連綿繫諸寶樹一一寶樹邊有寶架皆置香爐燒諸名香一一香爐燒諸香者聞四十里諸樹中間化寶浴池有八味水滿其池中

底悉金沙以寶欄楯周帀遶池瑠璃爲岸悉生青蓮芙蓉莖華諸寶樹下以寶爲地一切寶地列寶香爐而燒名香一一寶樹五百玉女儼然羅住各各建立布施之德濡首適以斯定三昧正受應時即有爲彼異學外道之

師示現變化巍巍無量靡不互然濡首童真則從座起著衣持鉢而欲發行謂迦葉曰惟大迦葉便可在前吾今尋後所以者何尊大迦葉年既耆宿素修梵行久爲沙門未見如來而出家學計於世間所有羅漢皆從仁後有所啓受以是之故宜當在前吾今在後迦葉答曰計於法律不以年歲而爲尊長法律所載智慧爲尊神智聖達乃爲可尊博聞才辯乃曰爲尊諸根明徹乃曰爲尊法律所記以斯爲尊由是計之濡首童真智慧巍巍博

聞普達辯才無礙曉了一切衆生根本以是之故最長弘遠仁爲大尊宜當在前余應在後今欲假喻分別此義迦葉又曰譬若師子之子適生未久雖爲幼小氣力未成其師子子有所遊步其氣所流野鹿諸獸聞其猛氣皆悉奔走若有大象而有六牙其歲六十又身高大若以革繩繫之三重聞師子子威猛之氣恐怖畏懼跳騰盡力斷三重繩馳走奔突入于山谷谿澗林藪巖穴之間若入大水而自沉沒樹禽巢騎走獸藏竄水居魚鼈潛逃于淵又諸飛鳥翔翔虛空發意菩薩亦復如是假使發意智慧道力未孚無復成就心猶憍仰習師子步過諸聲聞緣覺之路一切衆魔自在宮殿悉懷恐懼不能自安設師子子見餘師子威力猛勢若師子吼聞其音聲

不恐不怖亦不懷懼無所畏難益以踊躍衣毛悅懌乘其力勢亦當鳴吼如是濡首大士聞佛師子吼時不恐不怖亦不懷懼無所畏難歡喜踊躍安心生焉吾亦當習猶如今佛師子之吼假使有說平等正真聲聞緣覺如來爲尊發意菩薩則是爲本斯言至誠平等無邪所以者何由是出生一切諸法而普顯現以故明知濡首爲尊其年幼少則是聖長宜當在前吾當從後濡首童真尋在前行菩薩次之諸聲聞衆乃繼其蹤濡首適向莊嚴寶路則雨天華無數妓樂不鼓自鳴應時其地六返震動其大光明靡不灼徹於時濡首所現變化威神感動放大光明雨華香熏諸音樂聲相和而鳴入王舍城王阿闍世壽慮濡首與二萬三千衆菩薩俱及諸聲聞眷屬

圍繞而來進路即懷恐懼今吾整設五百人供來者猥多安能周徧當焉所坐以何飼之心又念言濡首童真果相疑誤則發此心應時濡首威神聖德之所建立息意天王即自化身金鉢神鬼現微妙體則謂王阿闍世曰大王且止勿以爲慮無用勞悒濡首童真善權方便智慧無極現大功德威靈赫奕恢闡神力光祚堂堂昇路來臻一人之食能以周徧三千大千世界衆生儕類悉令充滿何況於斯二萬三千眷屬來者以是之故不足勞慮大王且安勿復加供一切來者悉當豐足所以者何濡首大資求得無盡衆祐難量王阿闍世應時踊躍不能自勝則以弘意念於濡首如佛世尊王阿闍世與諸羣臣中宮官屬賚持華香雜擣澤香衣服之具幢旛繒蓋

妓樂琴瑟箜篌奉迎濡首稽首禮畢侍從濡首入城歸宮濡首與諸眷屬初入城時城內衆民各賈所有以來供養時於會中有一菩薩名曰普觀濡首告曰卿族姓子使其殿舍包容會者尋即受教察其左右而普周觀阿闍世殿自然寬大懸繒華蓋峙立幢旛其地平博散衆華香復有菩薩名曰法超濡首告曰卿族姓子嚴辦衆座應時受教舉手彈指於彼殿館二萬三千牀座自然具足若干種飾微妙莊嚴無數座具而敷其上濡首童真諸菩薩衆悉來就坐聲聞次之王見濡首與諸菩薩聲聞坐畢前自啓曰且待斯須增辦供具濡首答曰大王自安自當備足勿以爲勞時四天王與其眷屬悉來供侍濡首童真又天帝釋良善夫人及餘玉女無央數千賚

持天上旃檀雜香蜜香擣香以用供散一切
菩薩及諸聲聞時諸菩薩見諸華香及諸玉
女無玉女想無華香想梵忍跡天化作梵志
摩納之形手執拂扇住侍濡首左面以扇扇
之諸梵天子各執拂扇侍諸菩薩立而扇焉
無熱龍王不現其身在於虛空垂貫真珠從
其貫珠出八味水清涼且美供給所當其諸
菩薩一切聲聞其前各各有垂貫珠而出美
水亦給所用王阿闍世心自念言是諸菩薩
而不費鉢當於何食濡首知王心念而告之
曰斯諸正士有所遊至不費鉢行所可遊行
諸佛國土適坐欲食鉢自然至斯諸菩薩本
所建立又彼如來昔所造願鉢從虛空來在
手掌王阿闍世問濡首曰是諸菩薩從何佛
國來世界名何如來正覺號曰何等濡首答

曰世界名常名聞如來號離聞首今現在說
法是諸菩薩從彼而來就於仁食欲得聽省
王之狐疑所懷虛妄是諸菩薩志所建立如
來本願鉢於空中自然飛來投於無熱八味
浴池洗滌清淨諸族姓子二萬三千諸龍
殊女各賚諸香菩薩掌中時王見茲倍用踊
躍則前稽首濡首童真濡首童真而告王曰
可設供饌宜知是時王即受教則便陳列若干
種食琦妙珍饍供具悉徧食不消減如是
阿闍世本所供施五百人饌悉令二萬三千
皆得飽足飯食如故阿闍世王白濡首曰今
饌如故而不消殢濡首答曰如今仁者狐疑
未盡疑不盡故猶斯食饌用不消索時諸菩
薩飯食畢竟尋以其鉢拋擲空中鉢處虛空
無所依據而不墮落王阿闍世問濡首曰今

斯諸鉢爲何所止濡首答曰猶如大王狐疑
所存今此諸鉢亦處於彼時王答曰鉢無所
立濡首答曰猶如大王所有狐疑亦無所立
今此諸鉢無所依據而不墮落諸法如是悉
無所有亦無所住以是諸法亦無墮落

決疑品第十

七

於是王阿闍世見諸菩薩及聲聞衆食訖澡
畢更取卑榻於濡首前坐欲聽聞法惟願濡
首解我狐疑濡首答曰大王所疑恒河沙等
諸佛世尊所不能決時王自省無救無護從
榻而墮如斷大樹摧折躰地大迦葉曰大王
自安莫懷恐懼勿以爲懼所以者何濡首童
真被大德鎧善權方便而設此言可徐而問
時王即疑問濡首曰向者何說江河沙等諸
佛世尊不能爲我而決狐疑濡首報曰王意

云何諸佛世尊緣心行乎答曰不也濡首又
問諸佛世尊發心行乎答曰不也又問諸佛
世尊滅心行乎答曰不也又問諸佛世尊行
有爲乎答曰不也又問諸佛世尊行無爲乎
答曰不也又問諸佛世尊所教行無爲乎答
曰不也濡首又曰王意云何其諸法者而無
有法無有行者無所歸趣寧能有人教化於
法決斷之乎答曰不也王當了之吾以是故
而說斯言王之狐疑江河沙等諸佛正覺所
不能決復次大王假使有人而自說言我以
塵冥灰烟雲霧汙染虛空寧堪任乎答曰不
能汙濡首又問設令大王吾取此空洗之使
淨寧堪任乎答曰不能濡首報曰如是大王
如來之身曉了諸法猶如虛空成最正覺自
然淨者無所染汙以是之故何所有法而染

汙者見逆限乎豈可決了若淨除乎大王等觀於斯法義吾以是故向者說言江河沙等諸佛世尊所不能決也復次大王諸佛世尊不得内心而有所住不得外心而有所住所以者何一切諸法自然清淨無有處所自然

真三

淨者無有處所無有志願有所住者所以者何得自在哉諸法自然故無自然哉諸法無興立故無蹉跌哉諸法無所有故無所有哉諸法離形貌故無形貌哉諸法虛無故無蔽礙哉諸法無教相故無教化哉諸法自然無所有故離所有哉諸法釋歸趣故無歸趣哉諸法無別離故無別離哉諸法無所生故無所倚哉諸法自然淨故心性淨哉諸法無分如空等故無倫比哉諸法無伴黨故無伴侶哉諸法離於二故無有二哉諸法憺怕故無

量哉諸法無斷絕故無邊際哉諸法無涯畔故無顛倒哉諸法顛倒從不誠諦而有所住故無顛倒哉諸法常淨得安已故有常哉諸法無歸向故清淨哉諸法本淨因明達故已自然哉諸法無我而顯曜故安隱哉諸法無想念故無猶豫哉諸法內寂然故無欺妄哉諸法究竟無誠諦故靜寘哉諸法憺怕相故無吾我哉諸法除於我故無穿漏哉諸法解脫相故趣寂滅哉諸法離所念故無恐懼哉諸法離若干故造一等哉諸法等御脫故慌惚哉諸法不想本際故無有想哉諸法無壞閑默緣故順空哉諸法離衆見故無有願哉諸法離三世故斷三世哉諸法無去來今故無爲等哉諸法究竟無生故王慧云何彼法無生亦無所起亦無所有無有真諦豈能有

真三

九

人汙染之乎答曰不也濡首曰彼法寧可決
斷不耶答曰不也濡首又曰一切諸法等如
泥洹如來解此致最正覺猶是之故王狐疑
者不可決斷是故大王不可修行有所造立
不從倒心當修造立真諦之觀觀於無本設
能察者則於諸法而無所受亦無所曉不與
遊居若使大王不與諸法俱遊居者斯乃爲
信其有信者乃爲寂寘其寂寘者乃自然淨
自然淨者乃無所造無所造者一切諸法則
無有主彼則造忍一切諸法無有造者王當
知之無所造者則爲滅度計彼諸法亦無所
造無所破壞亦無有造亦無不造謂斯滅度
假使大王順此脫者則平等脫已等脫者則
於其法無趣無逮不增不減所以者何於一
切法無所利義亦無所求諸法無本其無本

者則無所生無所生者則亦無本其本無者
等無差特故曰無本設使大王解信無本一
切狐疑自然爲斷又若大王眼無染汙亦無
所淨眼之自然爲無本故無本自然則曰眼
矣耳鼻舌身心亦復如是心者大王無有染
汙亦無所淨心之自然爲無本故無本自然
則曰心矣王當了之色無染汙亦無所淨色
者自然爲無本故無本自然則曰色矣痛想
行識亦復如是識無染汙亦無所淨識之自
然爲無本故無本自然則曰識矣王當了之
一切諸法無_{第3}⁺有染汙亦無所淨諸法自然爲
無本故無本自然則曰諸法心無形色亦無
可見無所危害無有處所無有言教譬若如
幻不處於外不處於内心者本淨而自然明
設心淨者則無染汙亦無所淨王當解此其

本淨心不可染汙無有淨者無有虛妄亦無所著無所危害因無諦想而有所造無諦思想設有所住凡夫愚騃倚欲塵勞彼則何謂無有誠諦則而發起無誠諦想其無有誠者則不與諦一切諸法住不眞諦以存於彼無誠諦想譬如大王喻此虛空無色無見不可執持亦無可捨亦無言教假使有人而說言曰今此虛空無色無見不可執持亦無所捨無有言教吾今欲以塵烟灰雲霧汙染虛空王答曰不能濡首曰如是大王心本之淨自然顯明則不可以塵烟灰雲霧蔽礙汙之譬如塵烟灰雲霧住於虛空終不染空而爲垢汙如是大王發吾我想謂是我所因鑒緣結爲姪怒癡不汙心法自然之淨是故大王仁者於彼勿懷狐疑王欲知之其過去心及當

來心則無形貌其當來心及過去心亦無形貌現在心者無所依倚亦無所有前心所念不礙後心後心所念不礙前心其現在心亦復如是明智於彼而造斯觀心無所有亦無不有過去心者已滅盡未來心未至現在心無住覩見諸法當來無住蠲除諸見無所恠者爲解脫故清淨想者諸法離垢普等于世普等於明無所生者無有言教及無言教無處不處世尊所說寂然之義其寂然者計於彼法則無有處假使有人求處言教推索諸法設使大王在於諸法而無所念則除一切狐疑之結而於諸法無所決除所以者何其狐疑者與法適等而無差特故曰法界御於平等一切諸法及與法界於此諸法當御平等所以者何一切諸法則入法界設等法界

則等諸法是故名曰法界平等一切諸法其法界者等御諸法說是語時王阿闍世得柔順法忍歡喜踊躍心獲大安尋即又手歎曰善哉快說斯言辯除余疑濡首答曰王當知之斯爲大冥狐疑之結也如王究竟釋一切

法而說斯言善哉濡首快說斯言辯除疑惑王又答曰以爲滅盡吾諸陰蓋假使我身命終歿者則當至道濡首答曰是爲大王之甚疑礙乃欲究竟一切諸法至於滅度乃能希望想於泥洹究竟泥洹一切諸法而復望想於滅度乎究竟泥洹者諸法本淨而無所生爾時王阿闍世取濡妙衣價直百千即以手持奉上濡首欲報法恩而覆其身濡首童真忽然不現其身不見何所歸趣空中聲曰如今大王而不覩見濡首之身觀其狐疑亦當

如斯如見狐疑見一切諸法亦復如是如觀諸法所見如是見無所見又曰大王所見身者以衣與之次于濡首右坐菩薩名慧英幢王阿闍世以衣與之於時菩薩不肯受衣而說斯曰吾不欲脫於所有亦不瞋恨亦不滅度吾亦不近於凡夫法而受斯衣亦不從度凡夫行者不從學者亦復不從度塵法者不從不學不從無學而度法者不從緣覺亦復不從度緣覺者而受斯衣吾亦不從如來所受亦不從度如來法者而有所受假使大王不行斯法不捨此法吾乃從彼而有所受所當受者若有施者俱同一等而無差特如此施者則爲清淨衆祐所呪王阿闍世則以其衣著慧英幢身即於座上忽然不現已於空中復聞聲曰其身現者以衣施之次有菩薩

名信喜寂王阿闍世以衣施之其菩薩曰吾亦不從自見身如有所受不從見他不從見著塵而有所受不從離塵亦無從寂倚有所受不從無倚不從定意不從亂志不從智慧不從無慧而有所受王即以衣著菩薩上則不無現而於空中如有聲曰有現身者以衣施之次有菩薩名不捨所念王阿闍世以衣施之於時菩薩而不肯受而說斯曰吾不從倚身而有所受不從倚言不從倚心不從倚慧不從倚義不從倚陰不從倚種不從倚衰入不從倚諦不從倚佛音聲而有所受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無所倚亦無所著究竟永安亦無震動王阿闍世以衣施之於時菩薩則亦不現空中有聲而語王曰其身現者以衣施之次坐菩薩名曰尊至王阿闍世以衣

施之於時菩薩亦不肯受而說斯曰王當知之吾不從卑脫而有所受假使大王發於無上正真道心其心等者道意則等信道意等道已平等其心亦等已等道意諸法則等已能平等一切法者乃從受衣於一切法不受不捨亦無所施脫於諸法而無有意亦無不意覩一切法不見吾我不計吾我如是行者乃從受衣王阿闍世以衣施之則便不現已於空中如有聲曰其身現者以衣與之次有菩薩名定華王王阿闍世以衣施之於時菩薩亦不肯受而說斯曰假使大王行諸三昧不於定意而有所懷信解諸法本淨平等無有脫者我乃從彼而受斯衣王阿闍世以衣著其身上於時菩薩則亦不現已於空中而聞聲曰其身現者以衣與之次坐菩薩名無

逮得王阿闍世以衣施之時彼菩薩亦不肯受而說斯曰假使大王於一切陰而信得度文字音聲一切平等而不可得已見諸法無所得者則使導利無所得義不御衆好不導嚴飾作斯行者我乃從彼而有所受王阿闍世以衣擲之時彼菩薩忽然不現已於空中第十三而有聲曰其身現者以衣施之次有菩薩名淨三垢王阿闍世以衣施之時彼菩薩亦不肯受而說斯曰假使大王不自得身亦無受者其有施者亦無希望若如是者我乃受衣王阿闍世以衣擲之則亦不現已於空中而有聲曰其身現者以衣與之次坐菩薩名化諸法王王阿闍世以衣施之於時菩薩亦不肯受假使大王示現聲聞而般泥洹亦不滅度示現緣覺而般泥洹亦無滅度示現如來

而般泥洹亦不滅度無終始法無滅度法吾乃受衣王阿闍世以衣擲之則亦不現空中聲曰其有現身以衣與之王阿闍世次第以衣施諸菩薩一一不現各各說曰其有現者以衣與之牀榻机案亦空不現王阿闍世謂賢者大迦葉曰於今現者當受斯衣仁者最尊佛所咨歎宜當受之大迦葉曰吾姪怒癡無除盡也如今吾身不應受衣不捨無明不除愛欲不斷苦惱不滅於習爲不盡證亦不由路吾不見佛亦不聞法不御聖衆不釋塵勞不發思想不離思想不建立慧亦不離慧五眼不淨亦不造慧亦無所滅其施我者不獲大福亦非無福吾亦不在於生死法無滅度法其施我者不能究竟衆祐之德假使大王能行如斯等護諸義我受斯衣王阿闍世

以衣擲之忽然不現在於空中而聞聲曰其身現者以衣與之王阿闍世次第施衣則各不現如是一切諸大弟子一一恍惚沒不復現盡五百人復聞聲曰王所見身以衣施之即自念言菩薩聲聞悉不復現吾當還與第一之後則入宮裏而徧觀察亦不覩見一切姝女王阿闍世便得親近如斯定意其目所瞻不見諸色亦不見男女不見童子不見童女不見大小不見牆壁不見樹木不見屋宅不見城郭續見身相復聞空中而有聲曰其身現者以衣與之王即自著不自見身尋則雪除一切色相復聞聲曰假使大王不見諸色形像所有柔軟安隱觀於狐疑亦當如見狐疑觀一切法亦復如此如無所見者斯乃爲見離於諸見設使離見有所見者則無所

見不離諸見如是見者能爲等觀設於諸法不有所見已無所見則爲等觀於時王阿闍世皆離一切想念所著從三昧起尋則還復見衆會者諸后姝女城郭殿宅亦復如故王阿闍世白濡首曰向者衆會爲何所湊又曰在吾前而不見之濡首報曰猶如大王狐疑所湊其衆會者向在於彼又問大王見衆會乎答曰已見濡首問曰云何見如見狐疑覩衆會者亦復如是又問以何等見於狐疑乎答曰如覩會者目前所見諸形色者狐疑亦然不見内外卷三又問大王世尊說曰其犯逆者不得中止處無有間王自知當至地獄乎王尋答曰云何濡首如來至真成正覺時豈見有法歸園圃乎斯趣三塗斯趣天上斯趣況洹乎答曰不也大王濡首察見吾今覺了一

切諸法所覺了法於諸經法亦無所得趣於地獄若生天上般泥洹者一切諸法皆悉爲如若分別空之所歸趣瞻於空者無趣地獄不至天上不歸泥洹一切諸法無所破壞一切諸法悉歸法界其法界者不歸惡趣不上於天不歸泥洹其逆無間則謂法界諸逆之源則謂法界其本淨者則謂諸逆其諸逆者則謂本淨是故言曰諸法本淨是故濡首一切諸法至無所生由斯自知不歸惡趣亦不上天不昇泥洹濡首答曰云何大王亂佛法教答曰吾亦不違世尊教命不詭佛法所以者何世尊分別演無我際說真諦源已無有我彼則無人人無所有衆生虛無無而有實如是計之則無所造亦無作者亦無受者又問大王狐疑斷乎答曰已究除矣濡首曰云

何大王猶豫絕乎答曰永絕濡首又問今王云何於衆會中知王有逆而言無逆答曰不也又問云何答曰其已逆者脫於無結而造證者彼諸逆者斯會逆者其諸逆者則是菩薩柔順法忍而令衆人得入斯忍不當於彼攬持諸逆濡首所謂逆者從彼至斯無有諸逆以是之故不當彼於總攝諸逆時慧英幢菩薩舉聲歎曰以爲嚴除大王之路乃能逮得如斯法忍王則答曰一切諸法本末悉淨又一切法究竟閑默無所染汙以是之故不可染汙而爲作垢無所著道斯名曰道又彼道者不歸生死不至泥洹諸賢聖道無導御者無所起道斯名爲道道無有道王阿闍世說斯言時逮得明達柔順法忍於時中宮三十二女見濡首威神變化皆發無上正真道

意五百庶民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時無央數
百千人衆皆來集會王宮門下欲得聞法供
養奉事濡首童真以腳足指而按此地時王
舍城悉作瑠璃一切城裏所居民者悉見濡
首菩薩聲聞譬如有明鏡照其面像自見其影
濡首童真爲諸來者如應說法八萬四千人
聽經法者得法眼淨五百人皆發無上正真
道意

普超三昧經卷第三

音釋

造見 造七 到 濟七 豈切
也 飼 切 槩 藝蘇切
也 飼 食 祥更切
也 窩 七 亂切
也 鑿 逃也 懼羊益切
也 賚 洛班切
也 慄 悅也 懼尹切
也 蹤 晃代切
也 恢 恒於汲切
也 駭 切 猥烏助切
也 跤 跤苦恢雜助切
机 跤 采蹤苦恢雜助切
案